

12

云之峰

池波正太郎 / 著
曹逸冰 / 译

真田 太平记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真田太平记 ◆ 云之峰

曹逸冰 译

SANAADA TAIHEIKI by Shotaro Ikenami Copyright © 1983 Toyoko Ikenami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NBUN-SHA Co., Ltd.
Thir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 in 1987-1988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88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田太平记：全 12 册 / (日) 池波正太郎著；
曹逸冰译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
2015.11

ISBN 978-7-5534-9223-0

I. ①真… II. ①池… ②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2409 号

真田太平记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[日] 池波正太郎 |
| 译 者 | 曹逸冰 等 |
| 出 品 人 | 刘丛星 |
| 创 意 |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|
| 责任编辑 | 齐 琳 |
| 封面设计 | 孙浩瀚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255 |
| 版 次 |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 15-18 号底商 A222 |
| | 邮编：10005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：010-63109269 |
| | 发行部：010-63104979 |
| 官方微信 | Han-read |
| 印 刷 |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|
-

ISBN 978-7-5534-9223-0

定价 58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：010-63109269

真田太平记 ◆ 云之峰

张姬五太狼



张姬五太狼



北京汉阅读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

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



七曜文库

池波正太郎
IKENAMI SHOTARO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第一章
战后

第壹话

直觉告诉信之，家康命不久矣。家康死后，自然便是将军秀忠的独裁政权。届时，德川幕府对真田家的态度将如何变化？

关原一役之后，信州的上田城算是被德川家康给没收了。家康命依田肥前守担任留守上田的城番。庆长九年，上田城的城郭被悉数拆除，城番一职亦告取消。

真田昌幸、幸村父子流放纪州九度山时，家康给了沼田城的真田信之一纸证文，称：“此番安房守（昌幸）图谋不轨，而伊豆守忠诚可鉴，值得嘉奖。”把昌幸拥有的小县郡六万八千石（其中三万石是后年增补的）封给信之。

算上沼田的两万七千石，真田信之总共有了九万五千石封地，一说九万石。他治理上田难免有些不便。然而，就算城郭被毁，幕府都一直不让他重履上田。

德川家康那句“果然是回上田好”便是指的此事。

随着大坂战役落下帷幕，丰臣家宣告灭亡。真田昌幸早就病死，大坂一役又让幸村、大助父子归西。家康明白真田幸之对德川家一片赤诚，此时自然会动念放他回到上田故地。

自关原之战以来，信之对家康始终如一，天地可鉴，深得家康信赖。

德川家康在江户城的西之丸住了几天，去江户近郊放鹰狩猎。

自大坂回归后，佐渡守本多正信累得卧病月余，家康非常忧心，几番派医师前去问诊，更亲自给正信调配草药。他向来视老臣正信犹如老友。正信比家康年长四岁，现下已是七十八岁的高龄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正信的病情略有好转，带着儿子正纯进城谒见家康。家康本有说不完的话，无奈一眼望去便知正信大病未愈，只得劝他早早回府。正信老老实实遵命离去。

十二月四日，德川家康离开了江户城，回归骏府。真田信之和诸大名一同相送，但轿中的家康没有露面。七日，真田信之离开江户，返回沼田。

幕府总算批准他回去了。

信之一回沼田，长子河内守信吉便来了江户府邸，接替父亲位置。自去年的大坂冬之阵以来，信之再没回到沼田。上州沼田城距江户约三十五里。信之骑马而行，由几个家臣陪着，取道赤城山、利根川的山脚，一路往北。

（一切都结束了……）

丰臣家也好，父亲与弟弟也好，均成过往。德川家的天下坚如磐石。但是，家康究竟能以大御所的身份君临天下多久？

前几天见到的德川家康老态毕露，这件事让信之的心情异常沉重。

直觉告诉信之，家康命不久矣。家康死后，自然便是将军秀忠的独裁政权。届时，德川幕府对真田家的态度将如何变化？谁都知道秀忠对真田家全无好感。

而且，这个“真田家”包括信之。

那种憎恶，几乎都快成了将军秀忠的本能。

当年，将军秀忠因攻打真田家的上田城而延误了战机。缺席关原一役的这份屈辱，让秀忠如何忘却？何况，父亲家康事后竟然饶了昌幸和幸村的命，这更加剧了秀忠的怒火和憎恨。

这份怒火是否会以另一种形式转嫁到信之头上？毕竟，昌幸和幸村的命是信之当年拼命求下来的。

家康死后，真田家的待遇无疑会大有变化。

（怕是要有个思想准备才行啊……）

不久，真田信之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盆地。盆地的三面皆是雪山山脉。该盆地南侧的山丘之顶，便是沼田城了。

山丘的斜面上，是一排又一排的民居。那正是真田信之创立沼田分家之后辛苦缔造的城下町。

灰色的天空飘落雪花。马背上的真田信之面色凝重。

第貳话

掀开盒盖一看，却是个用白绢包着的细长物体。
信之伸手揭开白绢，登时愕然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十二月十四日，德川家康抵达东海道的三岛驿站。

“以十五日为吉日，视察隐居之所。”

史料《骏府记》如此言道。实不相瞒，家康早有意去三岛附近的泉头地区度此余生。静冈县三岛市西北半里，便是泉头。那里有个南北十町长的大池塘，人称“清水池”。池畔留有古城郭的遗址。城郭规模极小，只勉强算是小田原北条氏的一个出城。

富士、爱鹰两大名山尽收眼底，气候宜人，山清水秀，离大海也近。家康酷爱放鹰，这里刚好符合放鹰的各项条件。

翻过箱根，走三十里便是江户。距离骏府（静冈市）则是十五里。对家康而言，没有比这里更方便的养老之地了。

因之，家康早就有意来泉头地区隐居。

丰臣家灭亡之后，家康总算得以高枕无忧。他对这一天的期待，委实无法形容。十五日自三岛出发的大御所家康熙原计划来到泉头，四处察看。一番视察之后，家康更坚定了来此隐居的念头。

“不错，明年开春便破土动工……”

家康不好奢华，这一点跟秀吉完全不同。然而，就算家康想一切从简，他的隐居之处总归要跟庶民有些区别才行。诸大名会来请安，江户的使者亦会到访，所以一定要有些规模。

家康深知两次大坂战役让诸大名财政吃紧，故没有让他们帮忙兴建隐居所，而是请了“日用”——临时雇来的工匠。

然而，诸大名不会就此释然。

譬如当时滞留江户府邸的细川忠兴（丰前小仓城主）给嫡子忠利的信中，就称：“闻大御所隐居所由日用修建，为父总算松了口气。然而诸大名中不乏溜须拍马之辈，争先恐后接下石垣等工程。长此以往，难保修建任务不会落在诸大名头上。仍不可放松警惕。”

泉头的隐居所确实惹了些麻烦。结果，元和二年的新年一过，家康便下令中止隐居所的修建。毕竟是家康的隐居所，诸大名虽满腹牢骚，却又不敢当真坐视不理。而家康念着他们两次拿出巨额军费之事，亦不想再让他们积怨。

此前……

元和元年的年底，留守京都府邸的铃木右近忠重和另三名家臣回到了沼田城。真田信之听说他们回来，立刻猜测是有何重大情况，否则右近绝不会亲自回到沼田。他立刻命家臣小川治郎右卫门带右近来到地炉间。

治郎右卫门和马场彦四郎深得信之信赖，服侍信之左右。

地炉间位于沼田城表御殿与奥御殿的分界处。信之的亡父昌幸酷爱地炉，曾于岩柜、上田城内建造地炉间。地炉间面积为两间，向中庭凸出，周围用土墙围起。而中庭则有茂密的树丛。

不久，伊豆守信之自奥御殿卧房旁的小走廊而来。小川治郎右卫门迎面而来，向信之点头示意。信之亦点点头，走进了地炉间的里间。这间屋子兼作信之的书房。拉开纸门一看，大暖炉对面跪着的人正是铃木右近。

右近一身旅人打扮，伏地行礼，表情平静，全无紧张之态。

（奇了，他突然回来到底是要……）

信之满腹狐疑，开口说道：“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”

“主公言重了……”

“右近，再凑近些。”

“那属下便失礼了……”

右近挪至信之右侧。

“有要事？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右近的话音非常冷静。信之更是暗暗纳闷。

“究竟何事？”

“主公请看……”

铃木右近谨慎捧起身旁之物。那是一个用崭新白绢包着的细长木盒。

信之讶然接了木盒，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请您先瞧瞧盒中之物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白绢中包着个崭新的桐木盒子。宽五寸，长一尺。包袱中另有一封信函，竟是京都小野阿通的字迹！

真田信之登时面泛红潮。铃木右近不禁微微扭头，不忍再看。

信之扫了一眼右近，问道：“这是阿通……给的？”

仿佛有一口痰卡住了他的喉咙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只见右近微一皱眉，肃然说道：“请您先瞧瞧盒中之物。”

信之依言解开绳带。

掀开盒盖一看，却是个用白绢包着的细长物体。信之伸手揭开白绢，登时愕然，半晌说不出话。

盒中分明是一缕乌发。

仔细观察，只见乌发中还混着几缕白发，而且沾着血迹与泥浆。

“主公……您瞧明白没有？”

“唔……”信之这才咬着牙道，“莫非……是左卫门佐……”

“不错，正是左卫门佐大人的遗发。”

“果……果然……”

信之面无人色。

——小野阿通是如何得到幸村遗发的？

信之将白绢与遗发摆在膝头，呆呆摊开阿通的信函。铃木右近后退几步，再次错开视线。

阿通的来信甚短，且无感怀之词。

“送上左卫门佐大人遗发。”

信之难掩失望之色，只得唤道：“右近……”

“在。”

“阿通是如何得到左卫门佐遗发的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大坂战役后，铃木右近没有回到伏见的府邸，而是留守京都的真田府邸。阿通的使者寻到右近，希望他暗中去阿通府邸一行，而且一定要单身前去。右近便依言去了。当时，阿通笑脸相迎，拿出好酒好菜招待，最后才拿出这缕遗发。

铃木右近大吃一惊，自然要问这遗发来历。

然而，阿通只是微微一笑，不肯答复。

“尚望大人明示！”

右近再三追问，阿通却只是说道：“妾身恕难作答。”

阿通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右近自是无法再问。

信之听了，怔住说道：“是这样啊……”

“小野阿通是天下闻名的才女，宫中自不用说，纵是诸侯都要让她三分……”

“不错……”

“她领着大御所大人给的俸禄，人脉又广，听闻左卫门佐大人战死，便动用各种关系……”

“对……”

幸村的首级经德川家康、秀忠父子检查之后，定是被埋到了某个地方。那之前，小野阿通不知使用了何种手段，总算剪下这一缕遗发。

伊豆守信之知道，家康检查幸村首级之时，叔父真田信尹亦在一旁。信尹早将当时的情况详细来信告知。然而，信尹对幸村遗发一事只字未提。

第叁话

信之守着地炉一动不动。他凝视着幸村的遗发，仿佛变成了化石。

（莫非……）

莫非是大御所德川家康大发慈悲？不，就算家康对真田信之报有好意，亦不会仁慈到如此程度。家康根本没有开恩的必要。

那便意味着……

（果然是阿通大人暗中相助……）

到底小野阿通是如何弄到这遗发的，信之真想听她亲口说个明白。

阿通确实有这本事。前后三位天下人（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）都很看重这个女人。家康对她尤其信赖，冬之阵后甚至吩咐她一手安排真田兄弟的密会。

阿通总是暗地里大展神通。只要她想出手，自然有望得到幸村遗发。

这遗发若真是阿通设法弄到手的，那便表明她对真田信之怀有善意。否则，她何苦大费周章？

（阿通没忘了我……）

信之本打算斩断情丝，忘却阿通，结果竟重燃爱火。

（阿通……真想见阿通一面啊……）

信之暗暗呼喊。真田幸村是大坂最重要的浪人战将。阿通竟敢剪下他的遗发，悄悄交给他的兄长兼敌人真田信之，无疑早就有了东窗事发的觉悟。

消息一旦走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“又下雪了……”

铃木右近自言自语道。

不用拉开纸门，都足以察觉雪意。上州的冬风固然猛烈，沼田却有四周的山岳屏障，唯独下下停停的瑞雪无法挡住。

信之听见右近说话，这才一醒。

右近背对着信之，说道：“难怪您会喜欢她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但凡男子，皆会被她吸引。”

“被谁？”

“小野阿通大人。”

（这家伙……）

信之如此想着，却道：“莫非右近都被她吸引了？”

右近若有所思，突然答道：“如此厉害的女子，寻常人恐难招架。”

“唔……”

“如此女子自然不会顺从男子。她时刻和名士周旋，不肯落到人后，想法无疑不同寻常。”右近转向信之，肃然说道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好女人就该老老实实钻进男人怀里。”

好一个自说自话。

他是瞧出信之被小野阿通迷倒，这才出言劝说的吧。